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 第廿四尊 卻水羅漢

智威尊者，本姓華氏，隋煬帝時人，身長七尺六寸，智勇過人。幼年亦事儒業，以韜略事煬帝，拜中郎將。才智足以統眾，威望足以服人，億兆稱為保障，朝廷目為干城。自筮仕以至宦成，始終一志，庭無私謁，民喜天開，仁恩流於刑罰，撫字溢於催科。不茹柔，不吐剛，得持身正道。能悅邇，能懷遠，得治下要機。士夫百姓有父母之謠，撫按三司有廉明之譽，銓曹考居上上，隋君虛席殷殷，居求志，行義達道者也。有詩為證：官拜中郎佐下風，廉明獵譽寡追蹤。

銓曹考績非中下，期取勛庸勒鼎鐘。

尊者初仕，煬帝黎庶不曰「良牧」，則曰「仁侯」，芳名已流落人間。及唐高祖得了天下，下詔搜羅逸德，科道交章以尊者薦。高祖嘉其賢，征為牧民守宰。尊者上表乞辭，高祖不許，三辟乃起。尊者奉命服官，不墮晚節，親賢如就芝蘭，辟惡如畏蛇蠍。小秦王得於考察，嘗謂左右曰：「華先生任事老成持重，異日可為公卿。」第功名富貴之人，知進不知退。故諺曰：「乘時進易，知機退難。」尊者早年本無宦情，逼於機耳，況今時更二代，歷仕兩朝，厭薄功名，希心恬退。唐武德中，乃遣表辭官，掛冠於東門外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新君徵辟佐皇朝，治行當居第一流。

盈滿自知殃所伏，掛冠恬退臥林丘。

唐天子閱了尊者辭官表，歎曰：「此人出處分明，去就義決，真偉人也。人各有志，彼道德之流，非功名富貴所能羈也，今願出家為僧，朕當成就其是。」遂不強求遺留，聽其出家以終爾性。勤勞於公署者，得暇裕於禪關也，鞅掌於軍伍者，得從容於僧席也。業儒兩仕兩朝，恍惚賢良芳躅，歸禪而宗三寶，依稀智慧規。有志者事竟成，此人之謂，豈僅僅明哲保身爾哉。」有詩為證：

拜表辭官願出家，唐王披閱大矜誇。

古雲有志終成事，佇見菩提作泛□。

尊者既致臣而歸，聞寶月禪師道悟真宗，超玄旨，在舒州皖公山聚徒演教，尊者不憚千里之遙，直趨舒州皖公山參謁寶月禪師，求為門下。禪師納之，以貴而知學，尤加禮敬。尊者自處，則不知有貴於己，不知受寵於君，較常人尤為謙抑，有命即趨，有事即赴。嘗居己於勞，居人於逸，人大義之，師大器之。至於講經設法，孔竊人所扞格者，彼獨孚契坐禪習定機關。人所苦難者，彼獨悅懌，寶月禪師嘗謂同志友曰：「吾門下法器，盡不乏人，不意晚年尤得一佳士。」蓋指尊者而言也。有詩一首為證：

聞說舒州寶月師，道超玄旨演真如。

抑謙參謁為門弟，獨自融通見性虛。

尊者自從游禪師門下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，於光明道之傳授，雖出於師遇，不明處則不恥下問，而質諸友。道之契悟，雖屬於己，遇有得處，則不吝紙筆而志諸詩。一日，悟出本來身心，作詩一律曰：

心本絕塵何用洗，身元無病豈求醫。

欲知是佛非身處，明鑒高懸未照時。

一日天清氣爽，尊者獨自尋芳，泗水間渡津頭，大有意也。至一谷中，從容班荆宴坐，一則憩以節勞，一則靜以觀化。禪坐未幾，忽然山水暴漲，泛濫谷中，排山倒石。尊者習定自若，視谷中若大廈，視山水若杯潦，此時忘乎水之懷山，亦忘乎己之坐水，心下惟曰：「此必止妖做祟，假泛濫以試吾法力，借使方寸震憾，則彼得盡其中傷矣。吾身化為中流砥柱，縱狂瀾百折，自屹立不回矣。況山水幾何，湏可立待，能為不滅之身害哉。」少頃，山水果自退，於尊者帷裳分毫不漬，且曰：「向來枉費推移力，此日中流自在行。」有詩為證：

谷中宴坐為尋芳，偶漲山泉作禍殃。

泛濫忽然消涸也，老僧依舊坐平崗。

尊者一生服飾器用，推崇儉約，蓋佛法貴無，不居己於有，佛法尚空。不居己於實也，故衣惟一衲，取其足以蔽體，食惟一鏞，取其足以養身。眼前不能脫化，且恐衲鏞之為累也，如此一時，亦如此終生，不知衲鏞之外，更有何者可為更易。有詩為證：

破衲和雲補，寒鏞帶月烹。

不知衣食菲，鑄意佛傳燈。

尊者在皖公山儲積有飯僧谷二廩，山下鼠竊狗偷之輩窺伺有日。每至廩所，輒見二虎在旁守護，盜者曰：「此詐也。聞智威和尚頗有法力，或者以貓作虎，或者畫虎張威，懾制我輩不敢垂涎竊中之物。今後去，須識破是假，莫冒認是真，則彼之委積可告匱，我之枵腹可告克矣。」盜者儀定，復去竊盜，三四餓夫，敵不過一二餓虎，盜未食谷，虎已食盜三四，竊盜未動廩中升合，而虎已食盜過半矣。有詩為證：

積粟山中為飯僧，狗偷鼠盜覬覦生。

幾回二虎嚴防守，貪食城狐滅禍根。

次日，尊者捕了未死之盜送縣令尹鞠問，其盜不待刑責，即自供招云：「某僧積穀二廩，某等起心潛行竊盜，去時廩旁嘗有二虎守護，三四往不能竊。眾心不死，至昨晚議云：『某和尚有法力，防廩之虎乃紙畫假虎，非真虎也。識破其法不行，則具谷可竊。』不意真虎咆哮作威，遂將眾盜咬死，止孤身驚得九死一生，無地奔逃，始被僧人所執。」縣令鞠問得實，將本盜重責二十，以未得財放回，容其改過，其盜轉回家中，未數日亦已身死。張縣令始信尊者大有道行，不然虎胡受命若此，深加禮敬。有詩為證：

執得強人送縣官，供招盜谷是真贓。

山君激發無情性，數個強人盡咬傷。

張縣令諱遜，以儒業發身，頗有重望，朝廷授為本縣邑宰，重儒業不重僧道，每見左道之人，必斥逐之，及見智威禪師有二虎守谷之異，始回心向佛。一日，張縣主官有條閒，帶僕從逕往寶山來謁尊者，尊者迎接至法堂敘坐。張縣主因問云：「禪師徒從幾何？」尊者答曰：「從游貧僧門，行者二三人。」遜曰：「盛徒現在山中，喚來相見。」尊者曰：「容某喚來。」將手中拂帶向禪牀連擊三下，一聲風響，二虎咆哮而出，向縣主面前作禮。遜上座驚怖不寧，尊者始麾之使去。遜愈加敬重，情願棄官受戒。有詩為證：

帶僕前來謁上人，問渠徒從幾多名。

咆哮一聲雙虎出，惟茲二士守山林。

尊者事煬帝為中郎將時，陣中結納從軍二人，誓同生死。乃尊者繼事唐高祖，棄官隱遁，出家為僧，間別數年，朋情戀戀，邀入山訪之。既見尊者近日所為，殊不似當年體態，二人因謂之曰：「郎將今日狂耶？不然何為悖耗若此。」尊者曰：「我狂欲醒，君狂正發。」二人問曰：「子何所見我二人之狂正發也？」尊者曰：「人能擺脫塵囂則不為狂。所囿二君嗜色耽聲，貪榮枯寵，依然世味中人，將轉輪與生死之途，何由得自跳出，非狂之正發而何？」二人聞言，遂感歎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相攜入谷訪年交，詰問中郎狂正高。

聲色寵榮君所溺，此狂更是禍根苗。